

城中

葉紹鈞著

中 城

著 鈞 紹 葉

1934

店 書 明 開

民國十五年七月初版發行
民國廿三年十月六版發行

實價大洋五角五分
(實價不折不扣)
(外埠酌加寄費)

“中 城”

印翻准不權作著有

著 者 葉 紹 鈞

發 行 者 章 錫 琛
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

印 刷 者 美 成 印 刷 公 司
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七四八開明書店

分發行所

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
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
北平楊梅竹斜街

開明書店分店

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

目次

搭班子	微波	晨	在民間	雙影	城中	演講	前途	病夫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一四三	一一七	九七	八一	七一	四九	四一	二七	一

病夫

薛振之走上扶梯，踏着鋪得極平貼的柔軟的樓毯，腳裏覺得有點沈重，舉一步似乎要費十分的力氣。他無意識地把草帽除下，一手從袴袋裏摸出一塊手巾來拂拭額上的汗。

突然的一念在他腦際閃着：「又來到這可厭的地方！這是疾病的地方，牢獄似的地方，死氣沈沈的地方！」他這樣想，腳更見得沈重了，扶着闌干暫且不走，只迷糊地悵悵着。自入今春以來，他的身體就不很健旺。不健旺的由來是沒有顯明的痕跡的。偶然有幾回鼻子塞了，鼻水流了，他也並不在意。直到寓所裏的老媽子驚異起來，說「先生本來吃三盤飯的，爲什麼現在一盤也吃不到了！」他才想起自己的食量不如從前了，因而對

於身體的情況加以注意。不好的病狀便跟着來了。晚上睡在被窩裏，他自覺周身焦熱，皮膚異常乾燥。半夜醒來，卻又遍體是冷汗，手指按着，覺得黏黏的。一會兒，汗又乾了，依然是焦熱且乾燥，從此再也不能入睡了。轉側遷延，捱到天明，便得救似地趕忙起身。但一天的不爽快也與躺着待天明一般，實在不是容易擔當的事。

他不向誰說起這些，照舊到編輯部去做他的工作。

昨天下午，他從編輯部散出來，同一個姓陸的朋友一起走。經過一個醫生的家屋時，他可憐地說道，「請你先走罷，我要找這位醫生去。」

「什麼？有什麼不舒服麼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只覺得這幾天困乏得很。恐怕將要引起什麼病症，所以去請他檢驗一下。」他的臉上露着似乎暇豫的微笑。

這分明不願意承認身上有什麼病，所以把已覺察的病狀也抹過了。但是從他這勉強的微笑裏，已可窺見他心裏怎樣地憂慮了。

「我也沒事，陪你進去。」

兩人便去叩醫生的門。

振之的衣襟解開了，前胸部完全裸露。蒼白的皮膚緊包着裏面的骨骼，令人想起學校裏的蠟模型。頸的兩側深深地陷落，彷彿兩個可怕的坑；胸部扁平，彷彿沒有肺臟藏在裏邊；都使人起悶悒不安的感覺。

醫生把聽診器的皮管插進耳朵，沈靜地聽察振之的肺的各部。他教他咳嗽，教他深呼吸，振之一一依着做了，他的眼睛只是注視着醫生的臉，希望得一點急欲知道的消息，正像待赦的罪犯，只等「你被赦了」四個字從對方面的嘴裏漏出來。可是醫生的臉永久是理智的；他表示對於主顧的敬意常帶着笑容，不論在詢問或診察或判斷的時候總是這副笑容；至於要從他的臉上得點消息，那是無望的。他聽罷了肺部，又聽他的心臟，又敲擊他的肋骨，聽發出的是什麼聲音；又叫他躺在一個榻上，徐徐舉起他的大腿，問他可有什麼地方覺得痛楚；又用小槌子擊他的膝蓋骨，看小腿的無意識的反射運動。

「請寬坐罷，」醫生診察完畢，很恭敬地向振之說，一手指着靠牆的椅子

振之扣上他的衣服，卻再也耐不住了，急急地問：「先生看我的內臟有沒有毛病？」

「沒有什麼毛病，只是……」

「只是什麼？」他差不多整個身心都凝定了，專等那醫生隨後的答覆。

「只是右面的肺略微弱一點。」

「是肺病麼？」他的聲音有點顫抖了。

「不是肺病，但是這樣的肺有肺病的可能就是了。我聽了先生剛才所說的那些病狀，又檢查了先生的身體，知道先生的病就是衰弱。最好多多休養，有個適宜的地方住下，病自會好起來的；藥物只能幫助一些罷了。」醫生忽然有所領悟的樣子，接着說，「我們爲着職業，就不能事事如意了；先生所辦的事又是十分辛苦的！這裏地方也太壞，都市的濁氣專替人家釀病！」

醫生的話激動了振之舊蓄的憤慨，他扣好了衣服，坐上靠牆的椅子，歎息着說，「不

見一棵草，不見一隻蝴蝶，這成個什麼生活！吃的是煤屑和灰沙，聞的是機器油的惡臭，當然是住在釀病的廠場裏了！更有種種的色彩和音響，刺激着我們的官覺，我們的身心怎得不由麻木而終於衰弱！但是，先生說這裏地方太壞，這裏真完全是壞的地方麼？我們如果往西走去，不要十里路，就看見濃綠的密林，中間藏着美術的別墅。在那邊常年有花的笑靨和鳥的歌聲；又有噴泉的激濺，正像深山的瀑布。一切的喧聲吹不到那邊，就是少女的低吟也可以清楚地聽見。那真是可愛的地方，只是我們沒有在那裏住下的分兒罷了。同一的所在，我們在這裏豫備着生病，別墅裏的主人却在那邊享清閒之福，這怎不使人憤憤！我們只差一點，只差在不會打一道圍牆把方方的地皮圍了起來；除此之外，更有別的理由說我們應當沒有分兒麼！

醫生順着振之的意思，點頭道：「當然沒有別的理由。」他又改換論點道：「現在先配一點藥水給先生吃，希望把每晚的發熱治好了。裏邊還有一種強心劑，好使先生的困乏減輕一點。」

「是，是，」振之剛才似乎很興奮，此刻却又是頹然無力的樣子，發音也低微了。他摸出皮夾子來，檢出一張鈔票，躊躇地找那適宜的雅致的安放牠的地方。隨後不自然地站起來，走到醫生的診桌旁邊，把牠揣在一個雜件盤裏，吞吞吐吐地說：「一點醫費，請收納了。」

醫生同他約定了待一會兒派人來取藥水，他就同陸君辭出。第一聲就疑猜地問道：「他或者當着我的面不肯實說罷？其實我不怕，一點也不怕，就是真個患了肺病，我還是現在這樣子。」他說時，向陸君勉強地慘笑。

陸君久久不會開口，正在凝想這一點，同情的傷感充溢於心，彷彿失去了什麼的樣子。他想：「像薛君這樣的體格，顯然是個肺病者的模型。醫生未必說的實話，看他可憐，就用輕描淡寫的話安慰他了。況且我們這職業照例是容易染這個病的。」他又想到驅迫着人們趨向於危病的勢力，想到窄隘且陰暗的里弄和彷彿豬圈的屋舍；舉頭望空際，慘淡的，全是灰色的領土；就覺得世間沒有一些東西是合理的。及到聽了振之的問話，他

又一閃地想：「我就是這麼揣想着，十分之七八，他說的不是實話。」但是他故意回答道，「沒有的事，你不要疑心。」隨後就沒得說了，不應於心的話原是很難設想的。

兩人默默地走着，車馬的喧擾於他們好像無所有似的。約有三四分鐘光景，振之突然牽住陸君的衣袖說，「費你的心……」

陸君的無所集注的浮慮被打破了，側首問，「什麼？」

「費你的心，明天順便去訪問那醫生，我們大家本來熟的，他不至於疑心你的訪問有什麼特別的作用。你就乘機問他，我的病到了什麼程度？究竟要緊不要緊？最要緊的一句，究竟是肺病不是？你千萬不要說是我託你問的，只說隨便問罷了。其實他就是當面對我說這是肺病，我也不至於驚駭到萬分的。」他又慘然地笑了。

陸君當然答應了他；同時辨知這幾句話裏邊含着無限的酸苦的味道，就覺得呼吸有點急促，脈搏也不自禁地增強起來了。他心想這恐怕不待問詢的了；眼見一個人坐在快要融解的冰塊上，他却還在那裏問「我所坐的不是冰塊罷？」這是何等悽心的事啊！

振之回到寓所，走上樓梯，取出鎖鑰來開那扇白木的門。門呀——地開了，他所有的世界便完全顯現。靠右牆是一個牀鋪，白色的被帳成爲灰色的了。牀下可以看見一個破的籐箱。對面是一個紅釉的書架子，堆着一些書籍雜誌。沿窗一張方桌子，筆，硯，盃，盥，書本，紙張，乃至煤油爐，洗面盆，都要在上面佔一個位置，再沒有空隙可以留出來了。對桌子是一張籐椅子，牠的靠背已經折斷了，這可見牠的主人困倦的時候常把牠當作臥榻用的。此外沒有別的東西了；然而絕不覺得寬空，若是要在裏邊迴旋，不消兩步就得轉身了。牆上掛着四條石印的劉石庵的屏條，枯焦的紙色倒與溼痕斑駁的牆壁很相調和，旁邊用畫圖釘釘着兩張褪了色的紅楓葉，還是去秋振之游蘇州天平山時檢回來的。

一種悶鬱霉蒸的氣味直刺他的嗅官，使他急於去開那兩扇僅有的窗。熱風隨即吹送進來，帶着許多的煤屑，打在臉上頗覺得不好過。他看桌面時，一切器物都均勻地鋪上一層煤屑了。原來前面偏左是一家洗衣作，轟起的烟囪裏不息地噴出煤烟來；這兩扇窗閒的縫很闊，木板上又有好幾條裂縫，煤屑就隨時可以飛進來了。

這時候他起一種照例的厭惡之心，無聲息地歎了口氣；這是他的習慣如此，就是歎出聲息來，又有誰聽他的呢！他把手巾在桌面和椅子上約略擲了幾下，就頹然坐了下來，好似乏力的耕牛倒在地上。

「這算什麼生活！不要論什麼高的深的，總要覺得牠是安定的可以自慰的，過下去才有點意味。現在這樣，如在夢幻裏，如在雲霧裏，這個我被牽掣着，被播弄着，只差個清醒自主安穩站定的時候。人能永遠在擾攘紛亂的旅程中過的麼？而我正就是這樣的旅程中的客人，此刻又來落這不可堪的客店了！」

他無聊地拿起桌子上一面小的橢圓鏡，照見自己的臉，覺得實在難看：「顴骨高得更厲害了，眼睛這樣地沒有神，皮膚的底層竟全換了灰白的色素了！」他又看到久未修剪的頭髮，前四天的早上，他從裏邊檢出好些白髮來，「早衰如此，真可歎恨！只有三十二歲呢！三十二歲的生活，有幾大是在軌道上好好兒走的！照現在這病看來，知道後此再有多少歲數！十分之一，二十分之一，說不定也許是百分之一！上軌道麼？恐怕只能想想罷了！」

死原沒有什麼可怕，只是……」他不能清楚地想了，好似有許多鋒利多刺的東西向他的腦子擠來，一陣暈眩，就仰靠在椅子背上。

房東家的老媽子送上晚飯來，他勉強喫了半碗，就算數了。風吹着已點上的煤油燈，使火燄上下不定，又播送那煤油的難堪的氣味。小蟲飛於空際，發出悉利的音響，有時突然撲到燈罩上去，有時碰着他的臉。他不能做什麼，只是躺在那裏思慮他將來的命運，同時體驗那焦辣辣的熱重又來侵襲他的全身的况味。

那時候四面鄰舍都有聲音了。對面偏右住着一家日本人，節奏單簡的「大正琴」彈起來了，接着就是女人的歌聲。她的聲音似乎求愛，又似乎催眠，軟軟地搖曳不絕。西面一家正在打個女孩子，那個盛氣的母親儘問着：「你再敢麼？你再敢麼？」而那女孩子只是死哭，甚至於屯屯地頓足。東面一家住着幾個廣東的商人，他們因為業務上的關係，在那裏練習普通話，所念的大概是什麼國語教科書，只聽「今天，明天，後天，大後天……禮拜一，禮拜二，禮拜三，禮拜四……這是一本書，那是一枝筆……」此外還有洗衣作裏的擣

衣聲，寧波女人嗚嗚的歌聲，遠遠的新生嬰兒的啼哭聲，雜然並作，各不相應。

他悽然自思：「他們自有他們的工作，自有他們的興趣；便是那個打女兒的母親，也自有她的勁兒，絕不覺得她所做的是無意味的。只有我，一切覺得無味，又沒一個伴侶，枯寂到極點了。他們這麼唱着打着，固然沒有故意向我表示驕傲的意思，我可不能不憎惡他們。他們是渾然的豬，是蠢然的狗，得到一點殘餘的粗食，就得意地發出醜惡的嗚聲來了。」

他想到這裏，頗有點憤怒，周身更覺不舒服了，彷彿體內的焦熱化爲多枝小箭在那裏放射出來，而前額的部分尤其放射得多。他想，「抵制那些豬狗的方法只有入睡；況且不睡又期待什麼呢？」便拿起桌子上的藥水瓶，上下搖盪，預備量着服下。他又想，「這麼一點淡黃色的藥水就能醫我的病麼？倘若我真是那個病，還用得到什麼藥水麼！喫牠實是大愚，何必自己騙自己呢？」於是重又把那個瓶子擺在桌子上。

他近乎昏沈的樣子，四圍的東西都微茫了。只看見他自己的肺爛到不成樣子，正像

小水果舖子裏攤着賤賣的爛桃子。電影似的一閃，眼前的景象變換了，見一副灰白的枯骨，散亂地埋在土泥之中；他明知這副枯骨是他的。景象又變換了，他看見他的心魂被颶風吹散，片片屑屑隨風飛舞；風愈急了，那些片和屑更被肢解，微細，微細，至於不復有質量，而風仍舊鼓盪不息。

半夜時他在牀上醒來了，覺得胸部背部全被着黏濕的冷汗，頭裏岑岑地作痛。原來他經過了一陣幻想之後，便夢游病似地起來關了窗，息了燈，解了衣服睡下。內外轉側，只是睡不着，剛才的幾種幻景更番在眼前亂晃。周身的發燒更厲害了，似乎被圍在許多燒紅的火爐中間；可是皮膚依舊有寒覺，須得把棉被緊緊地裹着。直到四隣全沒有聲息，街上暈暗的電燈轉為雪亮的時候，他方朦朧入睡；距離現在醒來，至多也不過兩三點鐘罷了。

一個重要的記憶壓在他的心頭，使他一醒就想：「醫生說的不是實話罷？已託陸君去探聽了，他總可以得到確實的消息。恨不得立即找陸君去！」循環往復的，只是這些念

頭。冷汗又乾了；身體還是發燒，不過較睡前降低了一點。

淡藍色的晨光從窗外透進來，他張着倦眼看時，覺得說不出地可愛。他想，「這顏色與故鄉的湖面差不多，恬靜而優美，在我現在這境界裏，幾乎是不可即的靈境了。」於是他懷念起故鄉來了。他想到那一碧無際的秧田，在那邊新的蛙兒不慮地叫着，蜻蜓蚱蜢等隨意地飛着跳着。又想到湖邊的那片草場，數株古老的銀杏樹正好是遮陽的幕帳，在下面常有漁夫坐着，下罾取魚。又想到那沿河的街道和橋頭的市集，不論在晨晚或午晝，總是籠罩着一種寧靜的氣象，擠擠的鬧鬧的事物是永不會遇見的。又想到那些居民，造槽的執着斧頭曼聲而歌，紡紗的搖着紡車講些東村西港的閒事；花船到了，大家聚集埠頭，買一兩盆草花回去；晴明的日子，有些人帶着所蓄的繡眼畫眉等，到湖邊銀杏樹下去游憩，逗引鳥兒們高興地叫；他們雖是似乎簡單一點，但也謝絕了煩悶的苦味。他覺得故鄉色色可愛，彷彿是個早經密戀而離處已久的情人，只想趕即重行投入她的懷中去。

「阿，故鄉，我渴念你呢！」